

特殊时期——买菜的男人们



01
特殊时期，宅在家里少出门就算是为国做贡献，曾经的生活模式也基本被打乱了。

比如我们家过去一直有阿姨做家务，我除了偶尔做顿饭，基本上什么都不干，家里好多东西在哪我都不太清楚。

现在阿姨也在自己家隔离，我被迫承担起做饭、洗衣服的重任。当然，李先生父子俩也不能闲着，负责买菜、洗碗、拖地、收拾房间。

据李先生说现在超市里购物的基本上都是男人，而且很多男人都像他一样拿着老婆给的清单，念念有词地一样一样挑选。

但即使是如此，还是有男人看不懂清单上的项目，给老婆打电话现场请示：“你写香菜一小把到底是多少啊？”电话那端老婆表示很累，“一小把都不懂吗？算了……直径五厘米的一捆吧。”

李先生还嘲笑人家呢，我从他的购物袋里拿出一瓶老抽，问他，“我要的是生抽你买老抽干什么？”

他无辜地看着我，“这两东西不是一样的吗？”

看新闻，现在全国各地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，外出购物的任务改由抵抗力更强的男人们承担，于是他们在各超市菜场闹出了不少笑话。

拿着清单的男人们，是这样的：

写了豆角，但不知道是长豆角还是扁豆角，站在豆角摊前陷入沉思；

知道买西红柿，但不知道是买大的还是小的，还要给老婆打电话请示；

只写了买橘子，但橘子花样这么多，买哪一种不知道；

让买老干妈，但不了解老干妈还有这么多品种，只好拍下照来给老婆看；

还有让买大蒜叶的买了大蒜；
让买花生味的汤圆结果买了黑芝麻味的；

把白萝卜认成是西葫芦；
给了清单的男人尚且如此，不拿清单的男人干脆放飞了自我；

有人带着拉杆箱去买菜，花了三千块，买了一箱子肉，没有一点青菜，老婆一做饭就想抽他；

有人不该买的买了一堆，该买的一样都没买；

有人错把咸鸭蛋当成了皮蛋；
有人东西找对了，数量又不对，有的菜特别多，有的菜又特别少；

有人买的菜全都是烂的；
有人只买贵的，不买对的。

妇女同志们纷纷表示，让男人们去一趟超市，电话不断、视频不断、语音不断，比自己出门还累。

一边指挥，一边还得帮他们做选择题：
琵琶腿是大鸡腿还是小鸡腿？

圆茄子好吃还是长茄子好吃；
鸡蛋红皮和白皮有什么不一样？

02
当然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是如此“低能”，还有一些平时就承担买菜任务的男人，在这非常时期就大显身手，交出了满意的答卷。

比如网上有个网友曝光了自己老公购物的成果，基本上就和一个小型菜摊差不多了，样样齐全，这样做起饭来绝对没有后顾之忧。

但这依旧无法改变中国绝大部分男人习惯远离厨房的现状，男人们今天在菜市场闹出的笑话，暴露出他们在生活的柴米油盐面前活成了巨婴，一切看似好笑，其实背后隐藏了很多女性的心酸。

在中国的婚姻中，男人们往往轻视家务劳动，把买菜、做饭看成是女人的工作。“君子远庖厨”，是男人们千百年来渗透在教育和文化中的信条。

即使在女性也外出工作的时代，这种状态也没好转多少，女人们即使和男人赚钱一样多，依旧需要承担比男人更繁重的家务。

要是女人当了全职主妇，男人们会更理直气壮地把家务全都推给女人，“你在家闲着不工作，你不做谁做？”

男人们总是以赚钱不容易的借口逃避家务，我是一个职业女性，工作也很辛苦，而且还兼职做自媒体，但我依然要说，相比家务，我宁可出去工作。

因为工作的成果是很容易看得见的，而家里的付出，却是周而复始，无休无止。

就像之前上过综艺节目的魏大勋一家，魏妈妈就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女人，家里的家务活都是魏妈妈一个人做，魏大勋和魏爸爸只负责躺就好了。

床单平平整整，是每天都要用手铺平、扯开；
屋内窗明几净，是因为每天都需要清理；

天天三菜一汤的晚餐，需要准备一个多小时以上。

这些全都做到了，有人就习以为常，稍有一天做不到，便会觉得不称职，生出抱怨。

做一个合格的主妇哪有那么容易，其中蕴藏了多少科学谋划和精明算计，以及超强的执行力。

比如之前没有请到阿姨的时候，我在走向市场之前，已经大致盘算好今天准备做什么。

主菜是烧鸡块，还是炖牛肉，素材是香菇菜心，还是青椒土豆丝。昨天吃过了排骨，今天不能再吃，最近天干气燥，要多吃点苦瓜。

菜谱还要根据家里人不同的口味设计，要确保至少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吃的，儿子不爱吃酸菜，我若做了酸菜大骨头，就要给他做一个红烧鸡翅之类的。

到了菜市场之后，还可能进行相应的调整，有一家上了北方不常看到的芦笋，那素材就改成清炒芦笋；今天荷兰豆很新鲜，明天做腊肉荷兰豆。

每个菜都需要不同的主料和辅料，可能只是做三个菜却需要买上七八种菜，五六种调料。

我在抖音很喜欢看的一对夫妇，妻子是日本人，他们的内容基本就是日本妻子每天的做饭日常，每顿饭都是荤素搭配有条有理，虽然年轻，但是做起菜来非常熟练，大家都羡慕有这样的老婆真是太幸福了，这大

概是很多男人心目中期望的贤妻类型。

脑子里有了菜谱，相应的主料和辅料也会马上计算出来：水煮肉片需要猪肉、油菜、豆芽、豆瓣酱、辣椒、葱花、菜籽油……没有的都要一一采购。

家里有什么东西已经要用光了见底了，心里都得有数，要及时采购补充。

做饭时，也要有统筹规划，先蒸上饭，然后再做炖菜，或者煮汤。

等待期间别闲着，准备好炒菜的材料，看炖菜、汤菜快要出锅的时候开始炒菜，这样可以确保饭、汤、菜都能一起热乎乎的上桌。

统帅打一场战役又如何，也不过如此。厨房就是每一个主妇或者主夫的战场，排兵布阵，统一调度。

亦舒说过，要很爱很爱一个人，才会每天呆在厨房里为他做饭吧。

厨房功夫，琐碎、腌臢、而又繁重。看不到这一点的男人，也会看不懂女人的爱。

03
一场疫情突如其来，考验了整个社会，也考验了每个家庭。

疫情之下，我们的家庭模式被打乱，也遭遇了重建。

这不是坏事，很多男人亲身参与后，才终于明白，曾经习以为常的一切，原来都是难以想象的奉献。

相信这次之后，男人们或许会改变对生活和婚姻的认识。

而男人们变成了巨婴，不是男人们单方面的错误，也有女人们的疏漏。

男人干家务，女人常常习惯挑剔，缺少鼓励，结果久而久之，他们就习惯了不做，或者手足无措，觉得怎么做都是错，不如你怎么说我就怎么做，一点主动性都没有。

很多男人干家务都不觉得是给家庭干的，而是给女人干的，买菜是“我给你买菜”，不是“我给咱家买菜”，带孩子是“我帮你带孩子”，不是“我带我们的孩子”，这种袖手旁观的态度，特别让女人心寒。

像之前和魏大勋一家上同一综艺的袁弘，主动做家务，主动带孩子，而一旁的朱丹还会惊讶地说，这种情况在她们的家是没有出现过的。

所以即使疫情退去之后，也要让男人继续承担买菜义务，参加家务老公，就算干得再糟，也一定要咬着牙鼓励他们，夸奖他们。

因为家务从来不仅仅是家务，那背后是一种家庭责任感的强化。

男人长期不参与家务劳动是很危险的，不仅仅是会在菜市场闹笑话，还会忽视维系婚姻正常秩序的背后需要付出什么样的努力，责任感也会变得淡漠。

古人为何喜欢狮子

在很多地方的民俗中，会有舞狮子这一传统节目，有的老百姓家里还会贴上画有狮子的年画。

中国并不产狮子，中国人为什么会如此喜欢并崇拜狮子呢？这其中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内蕴。

自然界中的狮子原产于非洲和西亚，远古、上古时期的中国没有狮子，所以古代没有关于狮子的神话传说。史籍中最早关于狮子的记载，是东汉时期作为礼品从西域运来的。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载：“章帝元和元年，（安息国）遣使献狮子……形似麟而唯无角也”，“（和帝永元）十三年，安息王满屈复献狮子。”

狮子传入中原后，虽然大多饲养在帝王宫苑，但也引起当时人们的极大兴趣。也就在东汉时期，民间工匠便开始把狮子作为石雕的题材。1973年在咸阳沈家村附近出土了两只汉代石狮。

到了唐代，威武雄健的狮子更受青睐。唐贞观九年（635），西域向大唐进贡狮子，唐太宗命秘书监虞世南作赋，虞世南写下《狮子赋》：“瞋目电曜，发声雷响，拉虎吞

貔，裂犀分象，碎随兕于颞颥，屈巴蛇于指掌，践籍则林麓摧残，哮吼则江河振荡……”

在虞世南的笔下，狮子简直就是一个攻无不克、战无不胜的神灵。也正因此，唐代狮子的造型着力突出其雄壮的一面。乾陵朱雀门前的一对石狮，高3.35米，宽1.3米，蹲坐在巨大的石基上，石狮两足前伸，气势磅礴，盛气凌人。1956年在西安唐大明宫东内苑遗址中出土的鎏金三足银盘上，一只狮子阔步行进，同样“霸气十足”。狮子造型几乎可以说是大唐国力和尚武精神的缩影。

古人对狮子的崇拜还与佛教的传入有密切关系。佛教几乎与狮子同时代传入中国，佛教对狮子的推崇也促使古人把狮子神化。1985年在陕西临潼庆山寺的塔基地宫内就发现两只唐代三彩蹲狮。在中国佛教建筑中，狮子图案是最常见的纹饰，例如山东济南灵岩寺，有唐代至清代的墓塔167座，其中大部分墓塔的塔座都雕有狮子图案。

还有一个常被忽视的因素，实

际上也是古人崇拜狮子的原因。古人喜欢在飞禽走兽中确立一个首领并加以崇拜，《礼记》中就有“麟凤龟龙，谓之四灵”的说法。狮子传入后，因为多方面的因素，它也被纳入神兽之列。狮子既然被看成瑞兽，它的造型和图案也就广泛地出现在日常生活中。比如石刻狮子就极为常见。石刻狮子在唐代主要用于镇墓，到了明清则主要用于守门作桥梁望柱的装饰，其典型作品就是北京卢沟桥上的数百个石狮。至于鎏金铜狮，在明清之际只为皇家建筑所专用，北京故宫太和门、乾清门外以及颐和园东宫门、排云殿外，还有香山东宫门外，均置有金碧辉煌的大铜狮。

另外，狮子纹饰在古代广泛运用于纺织品，如1975年在福州浮仓山发掘的南宋黄升墓中，就有丝织品绣着“狮子戏球”的图案，狮子作跳、跃、奔、伏等状，姿态各异，构图巧妙，极富生活气息。

人们所熟知的“狮子舞”，诞生于南北朝时期。清人翟灏所撰《通俗编·狮子舞》载：“（狮子舞）周武帝时造，亦谓之五方狮子舞。缀毛



为狮子，人居其中，像其俯仰驯狎之容，二人持绳拂为习弄之状，五狮子各依其方色。”唐代盛行狮子舞，且规模比北朝更大，白居易《新乐府·西凉伎》有诗曰：“假面胡人假狮子，刻木为头丝作尾，金镀眼睛银帖齿，奋迅毛衣摆双耳，如从流沙来万里……”寥寥数笔把气势磅礴的狮子舞描绘得有声有色。

宋代以后狮子舞依然盛行，而且在某些地区还演化成为儿童的一种游戏。1984年在山西新绛县

的金末元初墓葬中出土了两块内容相同的狮子舞砖雕，画面上，中间一只狮子腹缠布裙，下面露出四条小腿，前面有一个儿童牵引狮子，还有一个儿童敲锣指挥，后面又有两个儿童持球追赶。砖雕图案中的狮子，显然是由两个儿童装扮的。这种借助人来表演“狮子”的画面，实际是人们将“狮子”人格化了：人们对狮子寄予了既勇猛又驯良的希望。

（李学朴）